

学科通融 · 之四十七

被丢掉的那一眼

为什么最要紧的那些东西，不能被证明、不能被交接，也不能被占有

经济学 × 艺术学 × 工程学

作者 王德生 + Claude

栏目 学科通融 · 站外碰撞

篇幅 约2.8万字 · 14页

发表 2026年8月2日

摘 要

生成一件东西的成本降到接近零之后，投的人更多、交出的更多，通过的人没有变多，而通过所需的水准在上升。三个互不引用的领域给出互斥解释：竞赛经济学说投入由名额与单位成本决定，多出来的是纯耗散；价值化理论说什么算新由一份被共同承认的收藏名录决定，名录之外只是堆积；约束理论与近年的交付研究说吞吐由最窄的一段决定，写得快只是把拥堵从写挪到了看。三条不能同真。本文指出三家共同假定了一件从未说出的事——**稀缺先在，行为随后**，因此没有通过的那些产出，因为不在任何账上，不可能反过来驱动任何事；而推翻它的材料来自三家自己：竞赛实验里反复出现的**过度耗散**、约束理论第五步自己写下的告诫（别让惯性成为下一个约束）、以及价值化理论自己承认的成立条件（这套体系预设名录与日常世界之间有一条守得住的界线）。承重判断是：**内卷不是投入的浪费，不是新意的耗尽，也不是瓶颈的转移，而是未被接受的产出在无人记账处合成了一条判定基线，并单向抬升它**——本文称之为暗基线。它没有作者（每个人都在诚实执行同一份细则）、它单向（抬高它的人已经出局）、它不入账（没有字段记它）。判据不含判断词：把上一轮全部落判件移出参照集，这一轮的合格线会降多少？答案在期刊的决定日志、招聘系统的评分记录、代码评审历史里已经存在，取出来只需一次盲掉年份的重判。文中给出两轴四格辨别表、一个三领域量纲不同而比率相同的读数（**暗基线抬升度**，与录取率、吞吐正交）、十三个行当的逐项兑现、一处关键收窄（**抬升只在名额先定死的择优制里发生，不在达标即过的定标制里发生**，这条区分同时给出出路）、九条机制证伪条件、三处反过来削弱本文的外来约束（其中一处把价值排序改了：判准解体比门槛抬高更坏），以及一条写死到二〇二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赌注。文中另与同栏同日、同取这三个学科的一篇逐条分清：《认领物》的缺口在**生产者一侧**、《这道关拦下过谁》的缺口在**关口一侧**、《两种「不」》的缺口在**未阅一侧**，本文的缺口在**参照一侧**。与《两种「不」》的关系最紧也最干净——本文的机制要求那件东西**被看过一眼**，那一篇的机制要求它**没有被打开过**，两篇恰好把落判件切成互斥的两半，且在同一通道里此消彼长：未阅率越高，线就越不是被抬高的，而是变得任意。

这一篇由哪三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撞成

三家在「这场竞争里真正稀缺的那一样该放在哪儿」这同一问题上给出互斥答案：竞赛经济学把它放在名额与单位成本上（规则与成本决定投入形态，落败投入记为无去向的耗散）；价值化理论把它放在收藏名录的容量上（名录单方面决定什么算新，名录之外是无结构的日常世界）；约束理论把它放在最窄那一段的通过能力上（困境必须有位置、可指认、可扩容）。三条处方在同一处境里分岔到互相取消的方向——把奖品做小、把名录扩容、把评审撑开，不能同时执行，而三条都被试过且都不管用。三家均为站外的公开文献，链接直达原始出处，可自行核对。

经济学 · 竞赛理论与租金耗散

[Dickson, MacKenzie & Sekeris 《简单图洛克竞赛中的租金耗散》 Games 13\(6\):83, 2022;](#)
[Dechenaux, Kovenock & Sheremeta 《竞赛、全付出拍卖与锦标赛的实验研究综述》](#)
[Experimental Economics 18\(4\), 2015; Tullock \(1980\)](#)

投入的多少由名额与单位成本共同决定：成本坍塌，均衡投入涨到把奖品价值吃光为止，多出来的是无去向的耗散、本轮结清不进入下一轮。而这一家自己的实验里反复出现过度耗散——总投入系统性超过奖品价值，被当作行为侧异常处理。

<https://doi.org/10.3390/g13060083>

艺术学 · 「新」的价值化理论

[Boris Groys 《论新》 \(Über das Neue, 1992 / On the New, Verso 2014\)、《怀疑之下》 \(2000\); Doshi & Hauser 《生成式人工智能提升个体创造力却降低新内容的集体多样性》](#)
[Science Advances 10\(28\):eadn5290, 2024](#)

一件东西算不算新，取决于它有没有跨过日常世界与被共同承认的收藏名录之间那条线；新是一次从未有人做过的比较，因此驱动方向是名录决定什么算新。而这一家自己写下了成立条件：这套经济学预设那条界线守得住——并承认在与日常空间的对抗里赢的永远是日常空间。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adv.adn5290>

工程学 · 约束理论与交付研究

[Goldratt 《目标》 \(1984\)、《约束理论》 \(1990\) 的五步聚焦; DORA / Google Cloud 《人工智能辅助软件开发现状》 2025 \(近 5000 名从业者\)](#)

吞吐由最窄的一段决定，改善非约束环节只增加在制品；2025 年的数据显示人工智能与吞吐已由负相关转正，而与不稳定性的正相关始终没有消失，瓶颈被指向下游的测试与评审。而这一家的第五步自己写着：别让惯性成为系统的约束——等于承认为服从旧约束而做的安排，会成为下一轮的约束。

https://services.google.com/fh/files/misc/2025_state_of_ai_assisted_software_development.pdf

目 录

摘要.....	5
---------	---

关键词.....	5
A Threshold Without an Author	5
一、导论：三个不能同时为真的判断.....	6
二、文献综述	7
三、冲突定位：三条驱动不能同真	9
四、三家共同的默认：稀缺先在，行为随后.....	10
五、推翻这个默认的材料，来自三家自己.....	10
六、暗基线.....	11
七、这一轮是怎么走的	14
八、十三个行当	14
九、择优制与定标制：抬升只在其中一种里发生.....	16
十、与最近的几种说法的分界	16
十一、三处反过来削弱本文的约束	21
十二、出路，以及它最省事的实现方式会毁掉什么.....	21
十三、不适用的边界	22
十四、证伪条件与一条写死日期的赌注.....	23
十五、伦理与证据边界	24
十六、本文自身的位置	24
十七、结 论	25
注 释.....	26

摘要

生成一件东西的成本在很短的时间里降到接近于零之后，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是：投入的人更多、交出的东西更多，而能通过的人并没有变多，通过所需要的水准却在上升。对这件事，三个互不引用的领域给出互相排斥的解释。竞赛经济学说，投入的多少由名额与单位成本共同决定，成本降到零，投入就会涨到把奖品全部吃掉为止——多出来的那部分是纯损耗。价值化理论说，一件东西算不算新，由一份被共同承认的收藏名录决定，名录的容量与更新速度是硬的，产量再大也只是在名录之外堆积。约束理论与近年的交付研究说，一个系统的吞吐由它最窄的那一段决定，写得再快也没用，只不过把拥堵从写挪到了看。三条解释不能同时为真：第一条要求线是固定的，第二条要求线由名录一侧单方面定，第三条要求瓶颈有位置、可指认、可扩容。

本文指出三家共同假定了一件从未被说出的事：**稀缺先在，行为随后**——是名额、名录容量、瓶颈这些既有的窄处在驱动竞争，而没有通过的那些东西，因为不在任何一本账上，不可能反过来驱动任何事。推翻这个假定的材料来自三家自己：竞赛实验里反复出现的过度耗散（总投入系统性超过奖品价值）、约束理论第五步自己写下的告诫（解开一个约束之后，别让惯性成为新的约束）、以及价值化理论自己承认的那句话（在世俗空间与收藏制度的关系里，赢的永远是世俗空间）。

本文的承重判断是：**内卷不是投入的浪费，不是新意的耗尽，也不是瓶颈的转移，而是未被接受的产出在无人记账处合成了一条判定基线，并单向抬升它。** 这条基线不在任何记录里，却是每一次判定实际使用的参照；本文称之为暗基线。判据不含判断词：把上一轮全部未被接受的产出移出参照集，这一轮的合格线会降多少？答案在期刊的决定日志、招聘系统的评分记录、代码评审的历史里已经存在，取出来只需要一次重判实验。本文给出两轴四格的辨别表、一个三领域量纲不同而比率相同的读数（暗基线抬升度）、十三个行当的逐项兑现、九条机制证伪条件、一处适用边界（沉积只在择优制里发生，不在定标制里发生），以及一条写死到二〇二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赌注。

关键词

暗基线；落判件；判定基线；择优制与定标制；暗基线抬升度；生成成本趋零

A Threshold Without an Author

Subtitle How unaccepted output composes an unrecorded reference line for judgment, and how the mechanism of involution changes as generation cost approaches zero.

Abstract When the cost of producing an artefact collapses toward zero, more people submit more work while the number of admissions stays flat and the standard required for admission rises. Three non-communicating literatures explain this differently and incompatibly: contest

economics (effort is set by the number of prizes and the unit cost of effort; the excess is pure dissipatio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valorization (what counts as new is set by a valorized archive whose capacity and refresh rate are fixed), and constraint theory together with recent delivery research (throughput is set by the narrowest station; faster generation merely relocates congestion downstream to review). The three cannot all be true.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ir shared, unstated premise: that scarcity precedes behaviour, so that unaccepted output—being on nobody's books—cannot drive anything. The material that overturns this premise comes from the three literatures themselves: experimentally robust over-dissipation, the fifth focusing step's own warning that inertia becomes the next constraint, and the admission that the profane space always wins against the archive. The load-bearing claim: involution is neither wasted effort, nor exhausted novelty, nor a migrating bottleneck, but the composition of an unrecorded reference line—here called the dark baseline—out of unaccepted output, and its one-directional rise. A modality-free test is supplied: remove last round's unaccepted output from the reference set; by how much does this round's threshold fall? The paper supplies a two-by-two discrimination table, a dimensionless reading commensurable across three domains, thirteen sectoral redemptions, nine mechanism-level falsification conditions, one scope boundary (sedimentation occurs under selection-of-k regimes, not under fixed-standard regimes), and a dated wager.

Keywords dark baseline; unaccepted output; judgment threshold; selection-of-k versus fixed standard; baseline lift; collapse of generation cost

一、导论：三个不能同时为真的判断

二〇二五年到二〇二六年之间，几个互不相干的行当同时报告了同一种形状的困境。

一家人力资源软件公司统计，它平台上每一个招聘岗位平均收到二百五十四份申请，每位招聘专员手上的申请量在几年内增加了百分之四百一十二；求职者花大约二十美元买一个工具，就能把申请一次性投到成千上万个岗位。同一时期，一家管理学期刊的编辑团队清点了自己五年的全部收件：投稿量比人工智能写作工具普及之前高出百分之四十二，而桌面直接退稿的比例从百分之十三涨到百分之四十；退稿与录用之比从一点六九涨到二点四九。请一位同行评审，平均要发出五封邀请才有一位答应。同一时期，一份覆盖近五千名技术从业者的交付研究发现，人工智能的使用与交付吞吐已由负相关转为正相关——东西确实出得更多更快了——而它与交付不稳定性的正相关始终没有消失，报告自己写下的判断是：人工智能不但没有修好不稳定，目前反而与不稳定的增加相连。

三个行当，三套完全不同的记录系统，同一个形状：上游变得极其便宜，下游没有变便宜，中间那道线在往上走。

有意思的不是这个形状本身，而是三个最有资格解释它的理论体系给出了互相排斥的答案。

第一个答案来自竞赛经济学。一场竞赛里，参与者投入的多少，由两样东西共同决定：可争夺的奖品有多少个、多大，以及投入一单位努力要花多少钱。奖品的数量是给定的，成本一旦坍塌，均衡投入就会一路上涨，直到把奖品的价值全部吃掉。多出来的那些投入，在这套账里有一个准确的名字：耗散。它是纯损失，既不生产也不留存，它消失了。

第二个答案来自艺术学里关于“新”的价值化理论。一件东西算不算新，不取决于它有多不一样，而取决于它有没有跨过一条线——从无人收藏的日常世界，进入一份被共同承认的收藏名录。名录的容量是有限的，更新的速度也是有限的。产量再大，只要没跨过那条线，它就留在名录之外；名录之外的世界在这套理论里是无差别的、无限的、没有结构的。所以困境不在竞争，在名录：能被认作新的位置就那么多，做的人越多，每个人分到的越少。

第三个答案来自工程学。一条流水线的吞吐由它最窄的那一段决定，别的地方再快也没有用。写代码变快了，看代码没有变快，于是拥堵从写挪到了看。困境不在总量，在瓶颈的位置。处方是清楚的：找出那一段，把它撑开。

三条解释各自都很有道理，而且各自都有真实的证据。问题是它们不能同时为真。

第一条要求那条线是固定的——竞赛模型里，奖品数与获胜规则是外生给定的参数，投入围绕它调整。第二条要求那条线由名录一侧单方面给出——是收藏制度决定什么算新，创作者只能去撞它。第三条要求困境有位置——瓶颈必须能被指到某一段、某一台机器、某一个环节上，否则“撑开它”这个动作无从下手。

如果第一条对，那么线不动，动的是投入，扩容不解决问题（扩了名额，投入随之上涨，照样吃光）。如果第二条对，那么线由名录动，与投入端的成本无关（成本降到零，名录也不会因此扩容）。如果第三条对，那么线本身不是问题，位置才是问题，撑开那一段，困境应当消失。

三条处方在同一个真实处境里会分岔到互相取消的方向。一家期刊面对投稿激增：按第一条，它应该减少可发表的篇数（把奖品做小，让人不值得投）；按第二条，它应该扩大版面（名录容量是真约束）；按第三条，它应该增加评审人手（撑开瓶颈）。三条不能同时执行，而且已经有足够的经验说明，三条都不管用——桌拒率涨到百分之四十的期刊，是三条都试过的期刊。

本文认为三条都不管用不是因为它们各自有缺陷，而是因为它们共同漏掉了同一样东西。

二、文献综述

2.1 竞赛与耗散：投入由名额与成本共同决定

竞赛理论处理的是这样一类处境：若干人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奖品投入不可收回的努力，胜负由投入的相对大小以某个概率规则决定。图洛克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给出的基本模型，把这套结构从游说、诉讼、争夺特许权一路推广到一切“投入换机会”的场合。这个模型最有力的结论叫租金耗散：在充分竞争下，全体参与者投入的总和会趋近奖品本身的价值——也就是说，一件本来有价值的东西，会被争夺它的过程本身耗掉。

这条结论的驱动方向是明确的：**是奖品与规则在驱动投入。** 奖品有多大、名额有几个、赢的概率怎么算，这些是先有的、外生的；投入是被它们逼出来的反应。给定这套参数，参与者是谁、多聪明、有什么品味，都不改变均衡。这不是这个学派的疏忽，这是它的力量所在——它敢于说，只要规则定了、成本定了，剩下的事就定了。

在这套账里，落败者的投入被记作耗散。这个记法有一个极重要的后果：**耗散是一个没有去向的量。** 它不转移到任何地方，不留存为任何东西，它在本轮结算时归零。竞赛模型的每一轮都是同构的：新一轮开始时，参数与上一轮相同，历史不进入状态。

这个学派自己知道一件与它的主线不合的事，本文第五节会取用它。

2.2 价值化与档案：什么算数由一份名录决定

关于"新"的当代讨论里，格罗伊斯《论新》给出的框架最少浪漫、最像经济学。他把文化世界切成两块：一块是被共同承认、被收藏、被记住的名录，另一块是无人收藏的日常世界。一件东西之所以是新的，不是因为它此前不存在，而是因为它跨过了这两块之间的那条线——把从前被当作无价值的东西，放进了名录；同时把名录里某样从前被当作有价值的东西，推回日常世界。他把这个过程叫作价值的重估，并且明确说，这是一场经济性质的交换，不是一次灵感事件。

关键在于，"新"在他这里是一个**比较关系**，不是一个内在属性：所谓一次新的出现，就是做出了一次从来没有人做过的比较。而比较必须有一个参照的对象，那个对象就是名录。所以驱动的方向是：**是名录在决定什么算新。** 创作者做什么、做多少，本身不产生新；只有当名录接住它、并因此重画自己的边界时，新才发生。

这个框架有一个自己写下的前提条件，本文第五节会取用它。

同一条脉络上，近两年有一份很硬的实证。一项在线实验让约三百名写作者写短篇故事，其中一部分人可以看到语言模型给出的故事点子。结果是双向的：拿到点子的人写出来的故事被评为更有创意、更好读，而且基线创造力越低的人提升越多；但拿到点子的那批故事，彼此之间的相似度显著高于纯人类写的那批。作者把它总结成一个社会困境——用了工具的人个体上更好，而集体层面上新内容的范围反而变窄。这份材料在本文里不是背景，它是价值化理论在当下的经验形态：**产量在涨，而能构成"一次从未有人做过的比较"的存量在缩。**

2.3 约束与瓶颈：吞吐由最窄的那一段决定

工程学这一侧最成熟的框架是约束理论。它的核心断言极简：任何系统在任何时刻，达成目标的能力都被极少数（通常是一个）约束限制着；改善非约束环节不增加吞吐，只增加在制品。它给出的操作是五步：找出约束、把约束用尽、让其余一切服从约束、抬高约束、如果约束被打破了就回到第一步。

驱动的方向同样明确：**是约束在决定吞吐。** 上游能力提高多少，不改变系统交付多少；唯一起作用的是最窄那一段的通过能力。这一条在软件交付上刚刚得到一次大规模验证。二〇二五年那份覆盖近五千人的研究发现，九成的开发者每天使用人工智能，吞吐确实上去了，而不稳定性同步上去，返工、变更失败与

修复时长都在增加；报告把原因指向下游——测试、代码评审、质量保证这些环节没有为新的速度做好准备。它还识别出一类占比百分之十七的团队：系统本身是稳定的，人却被流程拖住，倦怠很高。

约束理论的第五步里写着一句告诫，本文第五节会取用它。

三、冲突定位：三条驱动不能同真

把三家各自最承重的那一条并排放，冲突是硬的。

竞赛经济学说：**规则与成本之间的张力，决定了投入呈现出什么形态。** 名额固定而单位成本坍塌，均衡努力就飙升，产出形态从"少而重"变成"多而轻"。这一条要求线不动。

价值化理论说：**实际做出来的东西与现行的认定路径之间的张力，逼得名录本身改变。** 大量差异被生产出来，认定路径跟不上，最后动的是名录的边界——它要么扩容，要么把标准提高。这一条要求名录是唯一有权动线的一方。

工程学说：**已有的产能与承接条件之间的张力，逼得工作路径改变。** 写得快了而看不过来，于是加门禁、加自动预筛、加评审规程。这一条要求困境有一个可指认的位置。

三条不能同真，理由不在措辞，在处方。取一个具体处境：一家期刊今年收到的稿件比三年前多了四成，桌拒率从百分之十三涨到百分之四十。

按第一条，这是投入端的问题：可发表的名额没变，投稿成本坍塌，于是投稿量涨到把"发表"这个奖品的价值吃光为止。处方是让投稿变贵（收费、限投、要求预注册），把成本重新抬起来。按这一条，编辑那一侧什么都不必做，也做不了什么。

按第二条，这是认定端的问题：能被认作"值得读"的位置就那么多，名录的容量是真约束。处方是扩容或者换标准。按这一条，投稿端做什么都无所谓，因为不跨过那条线的东西根本不构成事件。

按第三条，这是位置的问题：瓶颈从写论文挪到了读论文。处方是把评审那一段撑开——更多评审人、更好的分配算法、机器预筛。按这一条，只要撑开了，困境就应当消失。

第三条最容易检验，而它已经被检验了：期刊在过去五年里做的正是撑开评审这一段，机器预筛上线了，桌拒作为一种"低成本拒绝"的手段被大规模启用了——而线继续往上走。撑开瓶颈之后线没有回落，这一条就交不了差。

第一条也交不了差：投稿成本对个人来说确实降了，但一个更强的事实是，**这条线在参与人数没有增加的行当里也在往上走。** 招聘就是最清楚的例子——申请量涨了四倍，而有相应学位与经验的人数并没有涨四倍。奖品没变小，参与者的实际人数没有暴涨，暴涨的是每人交出的件数。竞赛模型可以处理"每人投入更多"，但它把这些多出来的投入记为耗散，也就是记为**对下一轮没有任何影响的量**。而下一轮的线明明变了。

第二条同样交不了差，理由在下一节。

四、三家共同的默认：稀缺先在，行为随后

把三家的争论压成同一个句式，它们争的是：**这场竞争里真正稀缺的那一样，该放在哪儿。** 放在名额上（经济学），放在名录容量上（艺术学），放在瓶颈的通过能力上（工程学）。

三家争的是稀缺的位置，而它们共同假定了一件事：**稀缺是先有的，行为是被它逼出来的反应。** 名额先有，投入随后；名录先有，创作随后；瓶颈先有，拥堵随后。这个方向在三家那里都不是结论，是出发点——它不被论证，因为在各自的问题里它不需要被论证。

把这句话念给三家听，三家都会说这还用说吗。这正是它是共同前提的标志。

这个前提有一个直接后果，本文认为它是整件事的关键：**没有通过的那些产出，在三家的账上都不是一样东西。**

在竞赛经济学的账上，它是耗散——一个数量，一笔损失，本轮结清，不进入下一轮的状态。在价值化理论的账上，它留在名录之外的日常世界里；而日常世界在这个框架里必须是无结构的，否则“新=把日常物拿进名录”这个定义就失去意义——一个已经有结构、有层次、有秩序的日常世界，无法充当那个可以被随手取用的无限储备。在工程学的账上，它是废品：吞吐只计算完成的那些，被退回、被回退、没过评审的变更不计入交付；它们消耗了瓶颈的容量而不产生产出，因此在吞吐这个指标上，它们的贡献是负的零——既不加，也没有位置去记减。

三个账本，三种不同的记法，一个相同的结果：**未被接受的产出，在系统状态里没有字段。** 它不是被记录得少，它是根本不算一样东西。

于是“它反过来驱动了什么”这个问题，在三家那里都不可能问出来。不是因为答案是否定的，是因为问题不成立——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不能驱动任何事。

五、推翻这个默认的材料，来自三家自己

要推翻一个共同前提，从外面搬一个理由来是没有用的——那只是加入了争论，成了第四家。真正能取消争论的材料，必须是三家自己已经掌握、已经发表、只是没往这个方向用的事实。三家各有一件。

5.1 过度耗散：竞赛经济学自己的实验

竞赛理论预测，充分竞争下总投入趋近奖品价值，从下方逼近百分之百。而实验室里几十年反复出现的读数是：**总投入常常系统性地超过奖品价值。** 这个现象有专门的名字（过度耗散），有专门的综述文献，也有一整排解释——赢的快感、风险偏好、有限理性、人数带来的判断偏差。近年的理论工作进一步指出，当奖品较小时观察到过度耗散、奖品很大时反而观察到耗散不足，两者可以在同一个偏好设定下被同时解释。

请注意这件事在它自己的领域里回答的是哪个问题：它回答的是"参与者的效用函数或理性程度该怎么设定"。它被当作**行为侧的异常**处理。

而把它放到驱动方向这个问题上，它说的是另一件事：**如果真是奖品在驱动投入，投入就不可能系统性地超过奖品。**超过了，就说明有一个奖品之外的东西也在驱动。这个东西是什么，竞赛理论没有字段可以安放，因为它每一轮结清、历史不进入状态。

5.2 第五步的告诫：约束理论自己的方法论

约束理论的五步里，第五步的完整表述是：如果前面几步把一个约束打破了，回到第一步——**但不要让惯性成为系统的约束。**

这句话在管理教学里被当作一条提醒：别停下来，别僵化，持续改善。而它字面上说的是一件更强的事：**上一轮为服从旧约束而做的那些安排，本身会成为下一轮的约束。**也就是说，约束不是外面给定的地形，它有一部分是这套方法自己造出来的。

这一条在它自己的领域里回答的问题是"改善为什么会停下来"。它从来没有被当作"约束是被生产出来的"这个命题的证据——因为在这套方法里，约束必须是可指认的（某台机器、某个环节），才能被用尽、被服从、被抬高。一个不落在任何环节上的约束，在这套方法里不叫约束，叫外部环境。

5.3 日常空间总是赢：价值化理论自己的前提

格罗伊斯本人写下过这套体系的成立条件：新的经济学**预设**名录与日常世界之间有一条稳定的、能守住的界线，这条界线必须持久，文化创新的经济才能运转。他在另一处更直白地说：在日常空间与收藏制度的关系里，赢的永远是日常空间。

这两句话合起来，等于承认这套体系的驱动方向有一个成立范围：**只有当界线守得住时，才是名录在决定什么算新。**界线一旦守不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藏、每个人的名录都不一样、日常世界不再是那个无结构的无限储备——名录就不再有权单方面定线。它这时会做的事不是扩容，也不是提高标准，而是**放弃**：把判定外包给自动过滤、抽签、流量，或者干脆不再宣称自己在判定。

三件材料指向同一件事：**驱动的方向不是给定的。**而一旦它不是给定的，那个"在三家账上都不算一样东西"的东西，就有可能是这一轮真正的发起处。

六、暗基线

6.1 落判件：同一样东西的三个名字

本文把"被判定过、而没有被接受、因而没有进入任何正式记录"的产出统称为**落判件**。桌拒的稿子、被筛掉的简历、被拒绝合并的变更、没入围的投标、被否掉的方案、没进复评的作品，都是。

落判件有一个被三家一致忽略的性质：**它被看过。**

这一点极重要。它不是没有发生的事，不是没写出来的东西。它进入过判定通道，占用过判定者的一段注意力，并在判定者那里留下了一次比较——判定者读它、把它与手上正在形成的水准做了一次对照、然后把它放到一边。放到一边的是那件东西，不是那次对照。

那次对照留下来了。

6.2 定义

暗基线：一次判定实际使用的参照集合中，不由任何正式记录构成的那一部分。

在任何一个择优的场合，判定者名义上使用的参照是写下来的标准（评审细则、岗位要求、准入条件、评分表）。而实际使用的参照，是他手上这一批与最近若干批**全部看过的东西**所形成的分布——其中绝大多数是落判件。合格线不是从标准里读出来的，是从这个分布里切出来的。

暗基线因此有三条性质：

它没有作者。 没有任何人抬高了它。每一个判定者都在诚实地执行同一份细则；每一个投件者都在合法地投件；没有任何一步违规。抬高发生在没有人做决定的地方。

它单向。 落判件抬高分布的上沿，而它的生产者一无所得。这与位置竞争不同：位置竞争里双方都在跑，一方放缓，门槛回落；暗基线里落判者已经出局，他留下的那一层不随他离开而撤走。

它不入账。 没有任何字段记录"本轮合格线中由落判件贡献的那一部分"。落判者不会投诉，因为他只是没被选中；机构不会自查，因为标准提高在任何治理语言里都是成绩。

6.3 两轴四格

第一轴：这件产出有没有进入正式记录（被接受、被记账、有归属）。第二轴：它有没有改变下一轮判定所使用的参照。

	改变了下一轮的参照	没有改变下一轮的参照
进入了正式记录	甲格：被接受的作品定义新水准。三家都看得见，三家都有理论。	乙格：归档而不构成参照。例行入库、封存材料。
没有进入正式记录	丙格：靶格。没被接受，却抬高了线。	丁格：真正的浪费。竞赛理论以为落判件全在这一格。

要打的是丙格。它满足一个真靶格的三条签名。

其一，它在短期指标上表现为改善。 桌拒率上升被读作把关变严；录取者的平均资历上升被读作质量提高；筛选周期缩短被读作效率提升。全部形式审查都能通过——没有人违规，流程都走了，记录都在。

其二，它的失效不产生任何信号。 一个本该被接受而被丙格挡下的产出，不会在任何地方留下痕迹：它没有编号，没有申诉通道，没有一个字段叫"因基线抬升而误拒"。系统对自己的误差是盲的，而且这种盲不是记录不全，是**没有可记的对象**。

其三，它自我加固。 筛选越自动化、流程越规范，被人认真看过的比例越低；而被认真看过的比例越低，判定者手上用于切线的分布就越是由粗看过的落判件构成，线抬得越快。规范化在这里不是解药，是加速器。

6.4 一句不含判断词的问话

本文的判据可以拿去问日志、问决定记录、问评分表，不必问任何人的看法：

> **把上一轮全部落判件从参照集里移出去，这一轮的合格线会降多少？**

在五个具体场合跑一遍，五个答案互不相同，其中至少两个不能从命题本身推出来，必须去查：

其一，学术期刊。把去年的桌拒稿从编辑的参照集里移出去——做法是让同一批编辑在盲掉年份的条件下，重判五年前的一批桌拒稿。若当年判为"边缘、可送审"的稿件，在今天的判准下仍被判为桌拒，线就是抬高了。这个数在期刊的决定日志里已经存在。

其二，招聘。把落选简历从筛选基线里移出去——做法是只用去年实际录用者的材料训练或校准筛选，不用二百五十四份里落选的那二百五十三份。门槛会降多少？

其三，代码评审。把被拒绝合并的变更从评审的参照中移出去——只参照已合并的历史。通过率会升多少？

其四，评奖与展览。评委只看馆藏与历届获奖，不看这三年的落选投稿。"新"的判定会松多少？

其五，课堂评分。把低分卷从评分基线里移出去，只用高分卷校准。**这一格的答案是反的：**分数分布会变紧而不是变松，因为在逐件评分的场合，低分卷把基线往下拉，不往上推。

第五个答案是查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而且它是本文最重要的一处收窄——它指出暗基线不是在所有判定场合都发生的。第九节专门处理它。

6.5 暗基线抬升度

把上面那句问话变成一个可比较的数：

> **暗基线抬升度 = (把上一轮全部落判件移出参照集之后，本轮合格线下降的幅度) ÷ (本轮合格线)**

这个读数有四条性质，正是它可以跨领域使用的原因。

无量纲。 期刊那里合格线是一个综合评级，招聘那里是一个筛选分，工程那里是一个通过阈值，量纲各不相同，而比率可以并排比较。

可事后清点。 它不需要新建数据。期刊有全部投稿与决定的记录，招聘系统有全部申请与评分的记录，代码托管有全部提交与评审的记录。所需要的只是一次盲掉年份的重判。

它把一个印象变成一个数。 "现在要求高多了"是一句感慨；"本轮合格线中有百分之十九来自落判件"是一个可以争论、可以复核、可以被推翻的读数。

它与既有的主要指标正交。这一条最容易漏，也最要命。既有的主要指标是录取率、通过率、吞吐、周期。一个把招聘吞吐做到极致的机构——到岗时间最短、录用数最多——可以有极高的暗基线抬升度，恰恰因为它筛得快、筛得多、每份材料被看的时间最短。反过来，一个录取率极低的资质考试可以有零抬升度：只要它每年用同一套绝对标准，不参照落选者的答卷。举不出"既有指标最好看而这个数最难看"的实例，这个读数就该重造；这个实例是现成的。

七、这一轮是怎么走的

三条驱动不是三支互不相干的箭头，它们构成一个有次序的循环。把二〇二二年底以来这一轮走过的路排出来，可以看到发起处换了两次手。

第一步，成本先动。 生成一份看起来合格的材料的单位成本在很短时间内坍塌。这一步动的是承接条件的一侧，不是规则的一侧——名额没变，规则没变。

第二步，产出形态跟上，滞后约一到两个周期。 投稿量涨四成，申请量涨四倍，每天有九成开发者在用工具写代码。注意跟上的不是"更好的东西"，是"更多的、彼此更像的东西"——那份短篇故事实验测到的相似度上升，与招聘方说的"申请开始长得都一样"，是同一件事的两处读数。

第三步，工作路径被迫改变。 桌拒率上升、机器预筛上线、评审规程加严、面试改回线下。这是被逼出来的组织反应，不是谁的战略选择。

第四步，这一步是前三家都没有写的：改完的路径反过来改动了承接条件本身。 桌拒不是把东西扔掉，是把它粗看一遍再扔掉——粗看的那一眼进入了判定者的分布。预筛不是把线固定住，是把线交给一个以历史全量（含落判件）为基准的装置。于是判定所参照的那个东西被换了：从"写下来的标准"换成"最近看过的一切"。

下一轮由谁先动？ 本文的预测是：发起处将从成本一侧换到判定一侧。也就是说，下一轮的显著变化不会由"又出现了更便宜的生成"引起，而会由机构改动判定制度引起——限投、绑定身份、预注册、按人限额、参照集轮换。这个预测是可裁决的：如果二〇二六到二〇二八年间，各行当申请量与门槛的下一台阶式变化仍然由生成成本的又一次坍塌引起，而不是由判定制度的变动引起，本文这一段就错了。

顺序预测比相关预测难得多，这是本文交出的最容易被推翻的一段。

八、十三个行当

一条判断如果只在提出它的那个场景里成立，那是个例。下面是逐项兑现，其中两处反过来给本文加了约束，第十一节专门交代。

其一，学术出版。 已在前文交代。补一条：某大型出版集团二〇二五年收到约四百二十万份投稿，发表约七十九万五千份。三百四十万件落判件被看过至少一眼。按本文的读法，它们不是三百四十万次损耗，它们是下一年编辑分布的主要构成。

其二，会议评审。 某机器学习顶会二〇二六年产生七万六千余份评审意见，其中约两成被判定为完全由机器生成，超过一半有机器参与。这里出现了本文机制的一个更狠的形态：**连那次对照本身都被外包了**。当落判件由装置判定、装置又以历史全量为基准时，线的上升不再经过任何人的头脑，也就不再有任何人可以出来说"我觉得今年要求太高了"。

其三，招聘。 已在前文交代。这里给出与最接近的那个说法的第一处分岔：信用膨胀理论预测，门槛上升发生在学位持有者数量上升时。而二〇二五至二〇二六年的实况是，持有相应资历的人数没有涨四倍，涨四倍的是每人投出的件数。**门槛在合格者数量不变时上升了**。

其四，软件交付。 吞吐上升、不稳定上升、返工上升。按约束理论，撑开评审这一段应当让线回落；实况是评审规程与门禁在加严，而不是放松。一个可查的读数：一个团队被拒绝合并的变更占全部提交的比例上升之后，其后续提交的平均评审轮次是否上升——若上升且与被拒比例呈剂量关系，本文成立。

其五，风险投资。 商业计划书的生成成本坍塌之后，机构收到的件数暴涨。可查的读数：一家基金今年的"值得开会"门槛，与去年落判项目的数量之间是否存在剂量关系（控制该基金管理规模与赛道热度）。

其六，文学出版与代理。 自投稿堆一向是这个行当最诚实的落判池。可查的读数：代理今年愿意继续读下去的开篇页数与去年自投稿量之间的关系。

其七，专利审查。 申请量上升导致的不是审查标准写死不变，而是审查员对"显而易见"的实际把握在移动。可查的读数：同一技术分类下，被以显而易见为由驳回的申请数量与随后一年的授权门槛之间的关系。

其八，药品与器械审评。 这是本文最必须谨慎的一格，也是伦理边界所在，第十五节专门处理。此处只指出：审评是**定标制**而不是择优制——不设名额，达到标准即通过。按本文第九节的判断，暗基线在这里**不发生**。这不是本文的谦辞，是本文的可证伪点：若在纯定标的审评通道里也测到抬升度显著为正，本文的适用范围就错了。

其九，高校招生。 申请件数暴涨而学位数不变，是本文机制的教科书场合。可查的读数：某校某专业的实际录取分位与该专业当年落选申请数量之间的关系（控制招生名额与报考人数）。

其十，应用商店审核。 提交量暴涨，审核规则文本几乎不变，而实际过审率下降。规则不变而线在动，这一格最干净地把"写下来的标准"与"实际使用的参照"分开了。

其十一，政府采购与招标。 标书生成成本坍塌之后，评标委员会面对的分分布整个右移。可查的读数：同类项目的技术分实际切分点逐年变化，与当年废标数量的关系。

其十二，众包设计竞赛。 这个行当天然是全付出竞赛，落判率极高。它是最容易做前瞻实验的场合：同一平台的多个赛事，一半的评委只看历届获奖作品，一半的评委看全部投稿，比较两组的实际获奖门槛。

其十三，日常创作平台。 这里出现本文机制的极端形态：判定者是推荐系统，落判件是没有被推出去的内容。而推荐系统的基线以全量历史为参照，所以抬升是逐日、逐小时发生的，不经过任何一次人的对照。这一格同时给出本文的一条反噬预告：**当判定完全自动化之后，暗基线抬升度这个读数本身会变得不可测**，因为"移出参照集再重判一次"这个动作，需要一个可以被重置的判定者，而在线学习的装置没有这样的状态。

十三个行当里，第八与第十三反过来削弱了本文，第十一节交代。

九、择优制与定标制：抬升只在其中一种里发生

第六节第四小节那个反向答案，指向本文最重要的一处收窄。

在**择优制**里，判定者要从一批东西里挑出前若干个。他名义上按标准打分，实际上按分布切线——因为名额是硬的，而分布是他手上唯一能用来确定"前若干个"的东西。这时每一件落判件都参与了分布的构成，因此参与了切线。

在**定标制**里，判定者要判断这一件够不够格。够格的都通过，不够格的都不通过，通过多少个不重要。这时分布不参与判定，落判件不构成参照，暗基线不合成。

两者在制度文本上常常长得一样——都有一份标准、一套流程、一批判定者。区别只在一句话：**通过的数量是被先定死的，还是由达标与否决定的**。

这条区分有三个直接后果。

第一，它解释了课堂评分那个反向答案：期末考是定标制（分数由答卷与标准的距离决定），而奖学金评选是择优制（名额固定）。同一批学生，同一批老师，两套判定，只有后者会积累暗基线。

第二，它给出本文的干预点。既然抬升发生在切线的那一步，而切线只在名额固定时才必须依赖分布，那么**把择优改成定标，就切断了抬升的通路**。这条出路三家单独都给不出：竞赛经济学会说改名额只是改参数（它无法预测这个改动会取消掉一整类效应）；价值化理论会说定标制不可能，因为"新"本质上是比较关系（本文承认这一点，见下一节的收窄）；约束理论会说这是在放弃对瓶颈的管理。

第三，它解释了为什么"提高标准"这个说法在择优制里几乎总是幻觉。在择优制里没有人提高标准——标准文本一个字都没改。改变的是分布，而分布不是任何人的主张。所以"我们的要求提高了"这句话，在择优制里从来找不到一个可以为它负责的人。**门槛没有作者**。

十、与最近的几种说法的分界

一条判断能不能站住，看的不是它有没有道理，而是它能不能与最像它的那些说法在同一个案例上给出相反的判决。下面每一条都写成同一个形状：观察到什么，本文对而它错；观察到什么，反之。

内卷化（人类学，格尔茨，一九六三）。 它说到哪一步：投入不断增加，内部不断精细化，而结构不变、无发展。分界：格尔茨的结构是不动的，本文的线是动的，而且单调上升。判定形式：**若观察到投入上升而合格线不变，则内卷化对而本文错；若观察到合格线随落判件数量上升而上升（控制合格者人数），则反之。**

信用膨胀（社会学，柯林斯，一九七九）。 它说到哪一步：教育扩张使文凭供给增加，用人方随之提高学历要求，形成螺旋。这是本文最近的邻居，也是最容易被混为一谈的一位。分界：柯林斯的螺旋跑在**被授予的文凭上**——机制要求那个东西先被颁发出来、成为一份可见的存量；本文的机制跑在**未被授予的那一侧**，它要求的只是被看过一眼。判定形式：**若合格线只在持证者数量上升时上升，则信用膨胀对；若在持证者数量不变、而投件量激增时合格线仍然上升，则本文对。** 二〇二五至二〇二六年的招聘实况正好落在后一种情形，这是本文手上最有力的一条经验证据。

位置性商品与赢家通吃（经济学，赫希一九七六；弗兰克与库克一九九五）；红皇后（演化生物学，范瓦伦一九七三）。 它们说到哪一步：有些好处的价值来自相对位次，因此人人加大投入而人人位次不变，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军备竞赛。分界：军备竞赛是**双向对称、可回落的**——对手放缓，我方压力随之下降；暗基线是**单向不可回落的**，抬高它的那些人已经出局，他们留下的那一层不随他们离开而撤走。判定形式：**若投件量下降之后合格线在一到两个周期内回落，则军备竞赛对；若投件量下降而合格线不回落，则本文对。**

杰文斯悖论（经济学，一八六五）。 它说到哪一步：效率提高使单位成本下降，总消耗反而上升。分界：杰文斯讲的是被消耗的资源总量；本文讲的是**被接受的绝对数量下降**，不只是比例下降。判定形式：**若生成成本坍塌之后，被认真评估过的绝对件数上升，则这是杰文斯型扩张；若绝对件数下降（评审邀请五封才成一封、桌拒从百分之十三到百分之四十），则本文对。**

注意力经济（西蒙，一九七一）。 它说到哪一步：信息的丰裕造成注意力的贫乏，注意力才是稀缺物。这是本文第二危险的邻居，因为它同样把“看不过来”放在中心。分界只有一处，而这一处是本文最锋利的分离线：**西蒙的框架里，未被注意的东西没有影响——它只是没有被处理；本文说未被接受的东西仍然抬高了线。** 判定形式：**把落判件移出参照集之后，若合格线不变，则注意力经济对而本文错；若合格线下降，则本文对。** 这两句话在同一份日志上给出相反的读数，一次重判实验即可分开。

柠檬市场（经济学，阿克洛夫，一九七〇）。 这是最强的竞争解释，也就是那句最难反驳的“其实不就是信息不对称吗”。它说到哪一步：质量不可观察时，买方按平均出价，优质卖方退出，市场质量下滑。分界：柠檬市场预测**优质供给退出**；本文预测**优质供给照旧进来，只是线更高**。判定形式：**若在申请量暴涨的岗位上，高资历申请者的绝对数量下降，则柠檬市场对；若高资历申请者数量不变或上升而门槛仍上升，则本文对。** 这一条必须单列，因为一个判断可以打赢所有竞争解释，却仍然只是某个既有概念的改名——所以竞争解释归证伪那一节，竞争概念归这一节，两件事各管各的。

算法单一化与模型退化（计算机科学，克莱因伯格与拉加万二〇二一；舒麦洛夫等二〇二四）。 它们说到哪一步：同一套装置被普遍用于本来由许多人分头做的判断，结果趋同；用自身输出训练自身，分布逐代退化。分界：这两条讲的是**产出分布的同质化与退化**；本文讲的是**判定基线的抬升**，而基线抬升可以在

多样性不变时发生。判定形式：**若同质化指标上升而合格线不变，则单一化对；若合格线上升而同质化指标不变，则本文对。**

目标置换与度量失效（社会学，默顿一九四〇；古德哈特）。 剥去本行业的名词之后，本文命题的形式是"被丢弃的东西反过来成为约束"，不是"一个指标一旦成为目标就不再是好指标"，也不是"手段吞噬目的"。最贴的上游形式其实来自另一处：**外部性与污染（庇古一九二〇；科斯一九六〇）**——生产的副产物排到共享环境里，抬高了所有人的成本，而没有任何账本记录它。这一位必须点名，因为它几乎就是本文的骨架。分界：污染排到**环境**，环境是消极载体，可以治理、可以清除、可以逆转；暗基线排到**判定者的参照里**，而清除它需要判定者承认"我们过去的标准更低"，没有任何机构能够做出这个承认。判定形式：**若把落判件的记录整体删除之后合格线回落，则这是污染型（可逆），治理技术适用；若删除记录而合格线不回落，则本文对，因为那一层已经不在记录里，而在参照里。** 这条判定同时是本文第十二节那条反噬预告的来源。

约束理论（工程学，戈德拉特，一九八四）。 作为方法上而非内容上最接近的一个说法，它必须单列。它说到哪一步：吞吐由最窄的一段决定，找出它、撑开它。分界：约束理论的约束**在系统里有位置**，可指认、可服从、可抬高；暗基线**不落在任何一段上**，抬高它的不是任何一个环节的容量，而是每一次判定所用的参照。判定形式：**若扩容评审人手之后合格线回落，则约束理论对；若扩容之后合格线继续上升，则本文对。** 交付研究那份数据倾向于后者，但它不是判决性的——那份数据没有分离"扩容"与"未扩容"的可比单元，因此第十四节给出了一个同质多单元的设计顶上。

重投偏见（评审研究，斯捷尔马赫、沙阿与辛格，二〇二一）。 已经有实验证明：知道一篇稿子此前被拒过，新手评审会打得更严。分界：那是**同一篇**的重投历史在起作用；本文说的是**别人的**落判件抬高**所有人的**线。判定形式：**若在完全盲掉重投信息、且全为首投的新件上，合格线仍随上一轮落判量上升，则本文对；若盲掉重投信息之后效应消失，则那只是重投偏见。**

同栏的六位。 本栏有六篇与本文最近，其中三篇与本文同题、同取这三个学科、同日成文，必须逐条分清；它们与本文互为最接近的说法。

《这道关拦下过谁》一篇提出：生成成本对所有人同时塌到接近零之后，正式门槛会整体饱和——人人都能满足它，于是它不再分辨；分辨不是往上迁到更高一级的门槛，而是整体迁出可读区，落到那些不能被生产、只能由会被追究的位置去承担的凭据上。它的最危险一格叫空关：一道最近一百次判定里一次也没拦下过谁的关。

它与本文表面上相反：它说通过率上升，本文说合格线上升。两句话可以同时为真，而且正是同时为真才有意思——**饱和的是写下来的那道关，上移的是没有写下来的那条参照。** 本文因此可以充当那一篇留下的问题的一个候选答案：分辨迁出可读区之后，去了哪里？那一篇答的是迁到不可生产的凭据上；本文答的是，其中一部分根本没有迁到任何凭据上，而是迁进了判定者手上那份由落判件构成的分布——它不是凭据，谁也生产不出来，也无人可以为它负责。

判定形式：在一道已经饱和的关上，若分辨确实迁到了新的、可点名的凭据上（新增资历、新增证明、新增担保位置），则那一篇足以解释；若没有任何新凭据出现、正式标准一字未改，而实际切分点仍在上移，则本文对。

顺带交代一处措辞上的撞车：那一篇在解释“饱和的关为什么不会被撤下”时，用过“门槛没有作者”这句话。本文原本以它为题，现已让开；这句话在本文里指的是另一件事——不是没有人负责撤下它，而是没有人抬高它。两者说的是同一个观察在两个位置上的两种后果。

《两种「不」》一篇与本文的关系最紧，紧到两篇合起来才把同一堆东西分完。它提出：一次否决可以是有人读完之后作出的，也可以是没有任何人打开过那份东西就作出的，而这两者在所有账本上同码；它把后者命名为未阅否决，给出的读数是未阅率。

分界只有一句，而这一句是干净的：本文的机制要求那件东西被看过一眼，那一篇的机制要求它没有被打开过。本文第六节第一小节已经写死这个条件——落判件之所以能进入判定者的参照，全靠那一次对照；一份没有被任何人打开的材料，不产生对照，对本文的机制贡献为零。于是两篇不是竞争关系，而是把落判件这一堆恰好切成互斥的两半：未阅率量的是没人打开的那一半，本文量的是被打开过的那一半所留下的东西。

更要紧的是，两条机制在同一个通道里是此消彼长的。未阅率越高，进入参照的对照越少，线就越不是被抬高的，而是变得任意——判定不再有基线，只有噪声。未阅率越低而件数越大，本文的机制越强，线上移得越快。这给出一条联合的判定形式：若一个通道的未阅率很高而合格线仍在稳定上移，则本文错，因为没有人打开过的东西不可能进入参照；若未阅率上升而合格线的上移随之停滞、判定转为不可预测，则两条机制按此处所说的方式交接。这条检验同时能判两篇，而两篇都可能因它而输。

《认领物》一篇与本文同问同源：同样处理生成成本坍塌之后的困境，同样取经济学、艺术学、工程学三家，同样判定三家共同假定了一件没有说出的事。它给出的答案是：一件东西的生产者被三家默认为给定的，因而「是谁做的」不需要被单独生产；而实际上，为使一件产出可被归属于某个人，必须与它一并生产出另一层东西——它称之为认领物，并指出三家的账本只给它成本位、不给产出位。由此它把内卷重新定义为：不是投入增加而产出不增加，而是产出的构成里认领物的占比在持续上升。

两篇的分界是干净的，因为两处缺口落在通道的两端。认领物是生产者一侧的账面缺口——同一件交出去的东西里，有多大比例是为了证明它出自谁手；暗基线是判定者一侧的账面缺口——同一次判定所用的参照里，有多大比例来自没有被接受的那些东西。前者解释每一件为什么变厚，后者解释那条线为什么变高。两者可以独立发生：一个完全实名、归属零成本的系统里认领占比为零，而只要名额固定、落判件仍进入判定者的参照，合格线照样上升；反过来，一个不设名额的定标制通道里暗基线不合成，而认领物照样要生产。

判定形式：在一个归属已经零成本的通道里（强身份绑定、自动溯源、来源链完备），若合格线仍随落判量上升，则本文对而认领占比不足以解释；若认领占比归零之后合格线随之停止上升，则认领物足以解释，本文多余。

更值得写下来的是两者的合成，因为它不是相加而是相乘：认领占比上升，使每一件判读成本上升；判读成本上升，压低被认真接住的比例；被认真接住的比例下降，判定者手上用于切线的分布就更多地由粗看过的落判件构成，线抬得更快；线抬得更快，生产者又必须追加更多认领物才能越过。两篇各写了这个回路的一半，合起来才是一整圈。这是本文与它最要紧的关系，也是本文不主张取代它的理由。

《回程》一篇提出，决定一个系统能否重新开始的，不是留下了多少存量，而是当期被记为零的余项能否经由一条可指认的通道回到下一轮的起点。骨架与本文极像——都在处理“被记为零的那部分后来怎么了”。分界是干净的，而且是**互补**关系：《回程》问的是那些余项能不能回到**自己的**下一轮，作为能力；本文问的是那些**回不去**的余项如何落到**别人的**判定里，作为约束。同一份材料，两篇给出相反的评价：一篇被期刊桌拒且此后再未投出的稿子，在《回程》的读法里是回程断裂、再生失败；在本文的读法里，它成功地改变了一样东西——它抬高了线。判定形式：**若把一批落判件的通道打通、使其回到原作者的下一轮，而下一轮的合格线不因此变化，则《回程》的机制独立成立、本文的机制在这批材料上不发生；若合格线随之变化，则两个机制在同一批材料上同时运行，且方向相反。**

《入判份额》一篇提出，一个人能改下一轮评价标准的程度，等于他上一轮的产出进入他人判据的份额；没有出现在别人的判据里，给他多少修改权都没用。本文与它有一处正面的张力：本文主张，整批落判件从不出现在任何具名判据里，却整体抬高了判准。两者的调和不是措辞上的，而是结构上的：**入判份额度量的**是可归属的个体影响，**暗基线度量的**是不可归属的整体影响。一个人的份额可以是零，而他所属的那一类的效应可以很大。这不是对那一篇的反驳，是对它的一处补足——它同时指出了判准可以在**没有任何人取得修改权**的情况下改变的那条唯一通道。判定形式：**若判准的变化总能被追溯到某些具名产出进入他人判据，则入判份额足以解释，本文多余；若判准发生了可测的变化而全部具名产出的份额都没有相应变化，则本文对。**

《轮空》一篇提出，长期停滞的第四种原因是一次换手没有完成——上一轮的发起处已经退出，按顺序应当接手的那一处没有动。它与本文同为“什么驱动什么”的问题，也同样用到了竞赛与劳动经济学这一家。分界：《轮空》说的是**该动的那一轮没有人动**；本文说的是**所有人都动了，交出来的东西被丢掉了，而丢掉的那部分仍在起作用**。两者的读数正交：一个系统可以有完美的换手（发起处每轮都在换）而同时在积累暗基线；也可以零换手而零抬升。判定形式：**若一个系统的发起处逐轮更替、而合格线仍随落判量上升，则两条机制独立，本文不被《轮空》覆盖；若合格线的上升总是伴随发起处不变，则本文只是那一篇的一个特例。**

最近的邻居是哪一个？是信用膨胀。本文之所以仍不能被它吸收，只有一个理由：**它的机制要求那个东西先被颁发出来，本文的机制只要求那个东西被看过一眼。**二〇二五至二〇二六年的招聘与投稿实况，恰好把这两个条件分开了。

划完之后还有一层可以取。逐个问上面这些邻居“它结构性地看不见什么”：竞赛理论把每轮同构当作给定，因此看不见跨轮残留；价值化理论把名录之外的世界当作无结构的给定，因此看不见落判件之间的秩序；约束理论把约束的可指认性当作给定，因此看不见不落在任何环节上的约束；注意力经济把“未被注意即无影响”当作给定，因此看不见那一眼留下的对照；污染治理把载体的消极性当作给定，因此看不见排到判断者身上的排放物。这几行背后是同一块地：**所有人都假定，一样东西要么被接受、要么就退出系**

统。承认落判件既没被接受、也没有退出，上面每一家都会在自己的框架里出现一处不一致——这正是"没有人辨识过它"的真正来源：看的人都站在它上面。

十一、三处反过来削弱本文的约束

其一，工程学收窄了本文的适用范围。 交付研究那份数据里，人工智能与吞吐的关系已经由负转正——东西确实出得更多了。这削掉了本文原本会写下的一句更强的话：生成成本坍塌使系统的总产出下降。这句话不成立。下降的是稳定性，以及被接受的比例，不是总产出。因此本文的命题从"所有产出系统"收缩到"输出必须经过人为判定才算数的系统"——招聘、评审、评奖、准入、审批。直接由市场或物理世界验收的系统（卖出去就算数、跑起来就算数）不在本文范围内。这一处动的是适用范围本身。

其二，价值化理论收窄了本文的价值排序。 格罗伊斯自己说，在日常空间与收藏制度的对抗里赢的永远是日常空间。这削掉了本文原本会写下的另一句更强的话：暗基线单向抬升，因此门槛只会越来越高。这句话也不成立。落判量越过某个规模之后，判定制度不是把线抬得更高，而是**放弃判定**——改抽签、改流量、改全自动过滤、或者干脆宣称自己不再筛选。而判准解体比门槛抬高更坏：门槛高的时候，至少还有一条线可以争论；判准解体之后，连争论的对象都没有了。本文原本隐含"抬高门槛是坏事"，这一处把价值排序改了——**抬升是次坏，解体才是最坏**。

其三，竞赛经济学收窄了本文的强度。 过度耗散的实验读数不是单调的：奖品小的时候观察到过度耗散，奖品大的时候反而观察到耗散不足。这削掉了本文原本会写下的第三句更强的话：生成成本趋零必然导致抬升加速。不必然。奖品越贵重（岗位越好、期刊越顶尖），参与者反而越谨慎、投得越少、准备得越足。因此本文要加一条：**抬升速度与奖品价值负相关**——在最顶尖的那一层，抬升反而慢；在中间那一层最快。这一处削弱了本文对高端场合的解释力，也解释了为什么最痛的往往不是顶尖岗位，是中间岗位。

十二、出路，以及它最省事的实现方式会毁掉什么

本文的干预点由第九节直接给出：**抬升发生在按分布切线的那一步，而按分布切线只在名额先定死时才是必须的**。因此出路有四条，按可行性排列。

第一条，把择优改成定标。 凡是可以不设名额的场合，就不设名额：达标即通过，不够即不通过，通过多少个由达标与否决定。这条最彻底，也最难——因为大多数择优制的名额并不是资源约束，而是身份约束（稀缺本身就是那个奖品）。

第二条，参照集轮换。 名额保留，但明文规定判定所使用的参照集只包含被接受的历史，不包含落判池；并定期更换判定者，使个人分布不能长期累积。这条最容易写进制度，成本最低，而且第十四节那条赌注押的就是它。

第三条，落判池隔离。 把落判件从任何自动装置的训练与校准数据里移出去。这条只对已经自动化的判定通道有效，而那恰恰是抬升最快的通道。

第四条，给"被认真看过一次"这件事记账。 本文全篇的机制都建立在"被看过一眼"上，而这一眼目前在所有系统里都不留痕。给它记账，抬升度就变成一个可以逐月监测的数。

四条都有一个共同的代价：它们都会让判定变慢、变贵。这不是可以绕开的，这是本文的判断所蕴含的——被认真接住的容量是真稀缺，而不是可以靠工具放大的东西。

现在说反噬。**这条命题一旦被制度采用，最省事的实现方式恰恰会摧毁它要保护的那样东西。**

监测抬升度需要落判池的记录。而一旦这个数进了考核，把它做好看的最省力做法不是切断通路，是**删掉落判池**——"本机构不保留未录用者的材料"。这在形式上完美达标：没有落判池可以移出，抬升度算不出来，也就永远不会难看。而机制照旧运行，因为那一层已经不在记录里，而在判定者的参照里。第十节那条关于污染的判定形式，说的正是这件事：删掉记录而线不回落，就是本文对的时候。

于是最省事的合规方式，把唯一可以审计判准来源的那份材料销毁了。这不是一个待办事项，我看不到出口。

十三、不适用的边界

本文的判断在下面几种情形里不成立，写清楚是为了让它可以被证伪，而不是为了自保。

定标制不适用。 已在第九节交代。药品与器械审评、资质考试、安全认证这一类不设名额、达标即过的通道，暗基线不合成。若在这些通道里测到抬升度显著为正，本文的核心区分就错了。

判定者不留存分布的场合不适用。 如果每一次判定由互不相干的人独立完成、且此人此前没有看过同类材料，则没有分布可累积。一次性的、完全轮换的评审接近这种情形。

能力不足型困境不适用。 一个机构如果本来就判不准（判定者不胜任、标准写得含混），它的问题是判定质量，不是判定基线。给这类机构套用本文的处方，会把一个本来该补课的问题误诊成一个该做隔离的问题。

产出可被外部直接验收的场合不适用。 已在第十一节交代。

极低落判率的场合不适用。 落判件占比很低时，分布主要由被接受者构成，此时甲格的机制（被接受的作品定义新水准）占主导，本文说的丙格效应可以忽略。粗略地说，落判率低于二分之一时不必用本文的框架。

十四、证伪条件与一条写死日期的赌注

先写出最强的竞争解释，再让证伪条件排除它。最难反驳的那句话是："其实不就是件数太多、判定者看不过来吗？"这是纯负荷解释：门槛上升是因为绝对工作量上升，与落判件是不是留下了什么无关。

主证伪条件：控制投件总量与判定者人时之后，若"暗基线抬升度"与合格线上升之间不存在剂量—反应关系，则本文为伪——届时门槛上升应归因于绝对负荷，而不是落判件构成的参照。

这个检验要求同质多单元，不能拿两个国家或两个行业充数。可行的设计是：**同一出版集团旗下、同一学科、投稿量相近的八到十二家期刊**，其中一部分实行编辑参照集只含已接受稿（做法可以是强制编辑轮换，或改用固定评分细则并禁止参照当期投稿分布），另一部分照旧；比较两组在两年内的合格线漂移。样本在同一制度环境内，混淆变量同质，自变量有真实变异。

其余八条：

其一，**低成本、数据已存在**：取任一家期刊二〇一九与二〇二五两年的桌拒稿，让同一批编辑在盲掉年份的条件下重判。若二〇一九年被判为"边缘、可送审"的稿件在今天被判桌拒，抬升成立；若两年的判定分布无差异，本文为伪。所需数据在多数编辑系统的既有记录里已经存在。

其二，若在合格者绝对数量不变、而投件量激增的行当里，合格线不上升，本文为伪（这一条同时判掉信用膨胀）。

其三，若把落判件从自动预筛的校准数据中移出后，该装置给出的通过阈值不下降，本文为伪。

其四，若投件量回落之后，合格线在一到两个周期内回到原位，本文为伪（这一条判掉不可逆性，本文将退化为军备竞赛的一个说法）。

其五，若在纯定标制通道（资质考试、安全认证）里测到抬升度显著为正，本文第九节的区分为伪。

其六，若高资历申请者的绝对数量随投件量上升而下降，则柠檬市场足以解释，本文多余。

其七，**顺序预测**：若二〇二六至二〇二八年间各行当门槛的下一台阶式变化，仍由生成成本的又一次坍塌先动引起，而不是由判定制度的变动先动引起，则本文第七节的次序判断为伪。这一条比相关性难被巧合满足。

其八，若一个系统的发起处逐轮更替、而合格线仍随落判量上升，则本文与《轮空》独立；若合格线上升总伴随发起处不变，则本文只是那一篇的特例。

这条判断若被证伪，我们会学到什么？ 若剂量—反应关系不成立，那么门槛上升就确实只是负荷问题，处方回到扩容——而那意味着"被认真接住的容量"是可以靠资源放大的，这与本文对稀缺性质的判断相反，也会让第十二节那四条出路全部失效。证伪本身指向一个完全不同的干预方向，这正是它值得做的原因。

赌注。 到二〇二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至少有三家学术期刊或三家大型招聘平台，会公布带有参照集轮换或落判池隔离性质的**可执行条款**。什么不算命中，写死在这里：只发布倡议、白皮书、伦理声明、研究报告，不算；只在博客或访谈里表示"我们正在考虑"，不算；必须是写进投稿须知、产品文档或内部审核办法、且规定了具体做法的条款。若到期没有出现，本文对干预可行性的判断就错了——机制可能仍然成立，但它不可被制度处理。

本文另交出两个自己解释不了的洞。其一，抬升度的量级本文给不出先验预测——它可能是百分之三，也可能是百分之三十，本文只能预测方向与剂量关系，不能预测幅度。其二，判定者个人的分布能保存多久、多少次判定之后会遗忘，本文完全不知道，而这个时间常数决定了参照集轮换要多久轮一次才有效。

十五、伦理与证据边界

暗基线抬升度是一个比率，而比率几乎必然会被拿去考核人。因此三条必须写死。

其一，这个读数指的是位置，不是人。 它读的是某一个判定环节的参照结构，不是某一位编辑、某一位招聘专员、某一位评审的品行或能力。用它去评价具体的人，是把一个关于制度的读数错当成一个关于个体的读数，而本文全篇的判断恰恰是这件事没有作者。

其二，不得为了把这个数做好看，而在安全关键的判定通道里制造标准波动。 药品与器械审评、飞行资质、医疗执业资格、结构安全认证，这些通道本来就应当是定标制，本文预测抬升在其中不发生。若有人以"降低抬升度"为由，在这些通道里安排判定者轮换、放松参照、或人为制造标准变动，那是拿本文的读数去做一件本文明确反对的事。这些通道要的是标准稳定，不是基线流动。

其三，已经据此对某人做出不利安排的，必须公开编码规则并给出复核通道。 特别是：任何机构不得以"此人历史落判次数高"为由对其加权或降级——本文的机制说的是落判件抬高了**所有人的**线，不是说落判者本人质量低。把一个整体效应读成个体属性，是这个读数最容易被滥用的方式，而且它会自我实现。

最后一条与第十二节的反噬相连：一个读数一旦进入考核，最省事的达标办法通常是在文书上做手脚——这里就是删掉落判池。这一条必须在制度设计时就被明写，而我看不到出口。

十六、本文自身的位置

一条判断如果不能对它自己适用，它多半只是一句描述。

本文自己是一件交出去的产出。它落在两轴四格里的哪一格？它被接受了（它在这里），所以它在上那一行；它会不会改变下一轮的参照，取决于有没有人读它、用它。也就是说，本文属于甲格——被接受的作品定义新水准——而这一格恰恰是三家都看得见、都有理论的那一格。**本文自己不是它所描述的那样东西的标本。**

更要紧的一处：**本文所描述的机制，在本文自己的生产条件下不发生。** 这个专栏不设名额，不做择优，每一篇都发；按第九节的判断，这里不合成暗基线。所以本文缺少一个来自自身实践的检验样本，这是一个真缺口，不是谦辞。

还有第三处，也是最难堪的一处。本文由人与机器共同完成，本身就是生成成本坍塌的产物之一。如果这篇东西没有被接受，按本文自己的判断，它仍然会抬高一点点线——**而这一点本文在原理上无法证实，因为没有任何人记录未被接受的稿子。** 本文因此处在一个结构性的位置：它主张存在一类不被记账的东西，而它自己一旦成为那一类，就同样不会被记账。它能拿出来的只有间接读数——重判实验、剂量关系、顺序预测。这不是方法上的懒惰，这是这条判断的形状所决定的：**它所主张的那个东西，正是这套记录系统在设计上没有字段去记的那一类。**

如果有一天有人能直接观测到它，那多半意味着有人已经先按第十二节第四条做了记账——而那时，这条判断也就不再需要本文了。

十七、结论

生成一件东西的成本在很短时间里降到接近于零之后，三个互不引用的领域各自给出了一条关于什么在驱动什么的定律：投入由名额与成本驱动、什么算新由名录驱动、吞吐由瓶颈驱动。三条不能同时为真，而三条共同假定了同一件事——稀缺先在，行为随后；因此没有通过的那些产出，因为不在任何账上，不可能驱动任何事。

推翻这个假定的材料来自三家自己：竞赛实验里的过度耗散、约束理论第五步自己写下的告诫、价值化理论自己承认的成立条件。三件材料在各自的领域里回答的都是别的问题，从来没有人把它们拿来当作关于驱动方向的证据。

由此得到的判断是：内卷不是投入的浪费，不是新意的耗尽，也不是瓶颈的转移，而是未被接受的产出在无人记账处合成了一条判定基线，并单向抬升它。它没有作者，它单向，它不入账。它只在名额先定死的择优场合发生，不在达标即过的定标场合发生——这条区分同时给出了出路与其代价：把择优改成定标、轮换参照集、隔离落判池、给"被认真看过一次"记账，四条都会让判定变慢变贵，因为被认真接住的容量是真稀缺，不是可以靠工具放大的东西。

而这套判断最省事的合规方式，恰好是把唯一能审计它的那份材料销毁。这一点没有出路，只能写在明处。

一句话可以拿去问任何一份决定日志：**把上一轮全部没被接受的东西移出参照集，这一轮的线会降多少？** 答案已经躺在那里，只是从来没有人取过。

注释

〔一〕本文所说的"落判件"限于**被判定过而未被接受**的产出，不包括从未提交的、被撤回的、以及因形式要件不全而未进入判定的。后三类不产生那一次对照，因此不参与基线合成。

〔二〕"合格线"在不同行当里的载体不同：期刊是编辑对"值得送审"的实际把握，招聘是筛选分位，工程是评审通过阈值。本文不主张它们可以直接比较，只主张第六节第五小节那个比率可以并排。

〔三〕第七节的次序判断是本文最容易被推翻的一段，也是本文最愿意被推翻的一段：顺序预测比相关预测难得多，而一条难被巧合满足的预测，比十条容易被满足的相关更值钱。

〔四〕第十节对同栏六篇的处理，是本文自己的判据在本文身上的一次执行——同栏篇目与本文互为最接近的说法，不指名等于承认被它覆盖。其中《认领物》《这道关拦下过谁》《两种「不」》三篇与本文同题、同取这三个学科、同日成文。四篇的缺口分处四个位置：生产者侧（一件产出里有多少是为了证明它出自谁手）、关口侧（这道关还拦不拦得下人）、未阅侧（这个不是谁读完之后作出的）、参照侧（本文：判定所用的参照里有多少来自没被接受的东西）。四篇任取其单一读，得到的都是一个回路的一角。

〔五〕本文全部经验材料均为公开来源，日期截至二〇二六年七月。本文没有自己做任何实验；第十四节给出的九条证伪条件全部是设计，不是结果。

〔六〕本次工作作废的方向共五条：其一，把困境归给"评审人力不足"（被第十节约束理论那一格判掉）；其二，把它归给内容同质化（被算法单一化那一格判掉）；其三，把落判件的作用写成"心理疲劳"（不可判定，且与负荷解释无法分离）；其四，把出路写成"提高透明度"（没有可执行形态）；其五，把基线抬升写成不可逆的单调过程（被第十一节第二处约束推翻，改为"次坏"与"最坏"的两段）。

参考文献

- Tullock, G. (1980). Efficient Rent Seeking. In J. Buchanan, R. Tollison & G. Tullock (eds.), *Toward a Theor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 Dechenaux, E., Kovenock, D. & Sheremeta, R. (2015). A Survey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Contests, All-Pay Auctions and Tournaments. *Experimental Economics*, 18(4), 609–669.
- Dickson, A., MacKenzie, I. A. & Sekeris, P. G. (2022). Rent Dissipation in Simple Tullock Contests. *Games*, 13(6), 83. <https://doi.org/10.3390/g13060083>
- Groys, B. (1992/2014). *Über das Neue / On the New*. Verso.
- Groys, B. (2000). *Under Suspicion: A Phenomenology of the Med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Doshi, A. R. & Hauser, O. P. (2024). Generative AI Enhances Individual Creativity but Reduces the Collective Diversity of Novel Content. *Science Advances*, 10(28), eadn5290.

- Goldratt, E. M. & Cox, J. (1984). *The Goal: A Process of Ongoing Improvement*. North River Press.
- Goldratt, E. M. (1990). *Theory of Constraints*. North River Press.
- DORA / Google Cloud (2025). *State of AI-assisted Software Development*.
- Geertz, C. (1963).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llins, R. (1979/2019). *The Credential Society: An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irsch, F. (1976). *Social Limits to Grow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rank, R. H. & Cook, P. J. (1995). *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 Free Press.
- Van Valen, L. (1973). A New Evolutionary Law. *Evolutionary Theory*, 1, 1–30.
- Jevons, W. S. (1865). *The Coal Question*. Macmillan.
- Simon, H. A. (1971). Designing Organizations for an Information-Rich World. In M. Greenberger (ed.), *Computers, Communication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Johns Hopkins Press.
- Akerlof, G. A. (1970).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4(3), 488–500.
- Spence, M. (1973). Job Market Signal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7(3), 355–374.
- Merton, R. K. (1940). Bureaucratic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 *Social Forces*, 18(4), 560–568.
- Pigou, A. C. (1920).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Macmillan.
- Coase, R. H. (1960).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 1–44.
- Kleinberg, J. & Raghavan, M. (2021). Algorithmic Monoculture and Social Welfare. *PNAS*, 118(22), e2018340118.
- Shumailov, I., Shumaylov, Z., Zhao, Y., Papernot, N., Anderson, R. & Gal, Y. (2024). AI Models Collapse When Trained on Recursively Generated Data. *Nature*, 631, 755–759.
- Levinthal, D. A. & March, J. G. (1993). The Myopia of Learning.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4(S2), 95–112.
- Stelmakh, I., Shah, N. B. & Singh, A. (2021). Prior and Prejudice: The Novice Reviewers' Bias against Resubmissions in Conference Peer Review. *Proceedings of the ACM 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5(CSCW1).
- Greenhouse (2025). *AI in Hiring Report*.
- Organization Science AI Task Force (2026). More Versus Bett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centives, and the Emerging Crisis in Peer Review. *Organization Science*, 37(3).

本文由三个分属不同学科、且互相冲突的理论体系碰撞而成。全部来源均为站外公开文献，可自行核对。 作者：王德生 + Claude · SDE Universes · 学科通融